

王照敏 著

碎片人生

我爱我的家人，
我爱我的朋友。
我更爱我的那些智慧的对……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照敏 著

碎片人生

我爱我的家人，
我爱我的朋友。
我更爱我的那些智慧的对手……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碎片人生/王照敏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21-5419-7

I. ①碎…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1339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特约编辑: 朱慧君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封底绘画: 王 枫

正文插图: 王照敏

碎片人生

王照敏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25 插页 4 字数 392,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419-7/I · 4316 定价: 4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作者近照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饥饿的童年 / 2
第二章 逃到上海 / 12
第三章 上海新移民 / 37
第四章 1962 年的春节 / 56
第五章 梧桐树林 / 83
第六章 决斗 / 103
第七章 自卫反击 / 127
第八章 冤案 / 147
第九章 惊悚的日子 / 177
第十章 李芳老师 / 191
第十一章 下乡学农 / 212
第十二章 学工生涯 / 239
第十三章 打铁工 / 266
第十四章 七十年代的爱情 / 294
第十五章 智取夜食 / 321
第十六章 辞职 / 349
第十七章 下海 / 365

引 子

在中国,土豪是一个多少带有点贬意的词汇,在貌似鄙视、嘲讽的态度里掺杂着仇富的情绪:你有钱有什么稀罕的,你没文化、没品位、没格调。而我,除了没钱,其他这些我都有,我不比你这土豪差!

王小鹏明白有这种心境的人多少带有点阿 Q 的意思。但他从不忌讳别人也给他戴上什么“土豪”之类的帽子。已经创建了大片私有产业基地的他,每天坐拥在自己一千多平米的豪华、奢侈的大公馆里,画画、写作、会友,随时随地的可以对手下的工作人员指点江山,大有小国之君的豪迈气势。土豪怎么啦?土豪就是富裕的光荣体现!难不成会是越穷越光荣吗?即使称谓我是土豪,那也是我拼死拼活地干出来的。再说了,你见过能画画、能著书立说的土豪吗?

就像帅哥从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相貌诋毁:别光说不练,有本事你也长成我这样啊?! 不仅这样,帅哥还会时不时地适度地自暴一些自己的短处,比如,我的腿不够长啦。其实这都是矫情,是在表现低调。他的腿长不长根本不用他说,大家都看得见。

由此可见,王小鹏毫无顾忌、气壮山河的土豪宣言着实是他人生自信的体现——劳动所得,光荣享受!

其实,对王小鹏来说,他的内心还是很脆弱的,他的人生一直有一种无法抹去的刻骨铭心的烙印,一种对噩梦的记忆……

第一章 饥饿的童年

记忆追溯到 1962 年春节的前夕……

这是一个白色的世界，皑皑的雪屋，白色的小路，冰封如缎的小河，大地被冰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寒冷和饥饿使得泰丰新村的大人们没有了过年的喜庆。每一张脸都显得僵硬，每一颗心都沉得像山一样。

只有新村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才用欢笑迎接着新年的到来。

“要过年了！”

“不用上学了！”

孩子们个个龙腾虎跃，喜气洋洋，到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那些顽皮的孩子们在泰丰新村中心的一块空旷的场地上欢呼雀跃地相互追逐着、玩耍着。

那个时候，过年是孩子们一年中企盼的最大幸福！漫长的一年就要过去，新春即将来临。

王小鹏就是其中的一位。

已经快满九岁的王小鹏骨瘦如柴，强烈的饥饿时刻在侵蚀着他，成了他一生中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

人望幸福树望春。

终于盼来了新年，大年三十的晚上，王小鹏激动得一夜没有睡着，先是兴奋，可到了后半夜无法忍受的饥饿一阵阵袭来，让时间变得无比的漫长，像停止了似的。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采用精神疗法，追忆以往过年的情景，那遥远的记忆，像太阳一样温暖了他的心，

温暖了他那正忍受着煎熬的胃……

每当大年初一的清晨,天空总是朦朦胧胧的如同覆盖着一层深蓝色的轻纱,远处传来的几声鸡啼把他从睡梦中唤醒了。这个时候的他总是迫不及待地钻出被窝,穿上母亲前晚放在他枕边的那套新衣服,摸出压在枕头底下的糖果、零食和压岁钱……

那套深蓝色灯芯绒的新衣服,脚口和上衣的下摆因为他个子长高了,所以用同样的面料缝上了一节。即便如此,这套新衣服他也只能在大年初一的早晨穿上,十五天后,也就是到了正月十五的晚上,母亲会收去洗涤干净,然后郑重其事地折叠整齐,放回那只糊着棕色牛皮纸的板箱里,以备下一个春节来临时再穿。

可此刻,睡梦中的王小鹏感觉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透体的寒意,冻得他不由自主地蜷缩成一团。

屋子里传来了父亲干哑的带着浓重喉音的呼唤声:“阿衫,阿衫啊。”

阿衫是王小鹏母亲的昵称。

“嗯,嗯,几点啦?”母亲细声细语地在睡梦中附和着。

“快三点了,今天菜场里赶早市买菜的人肯定很多,大家快起来吧。”父亲瓮声瓮气地嘟囔着。

“叭嗒”一声,父亲扯着拉线开关开亮了他床头的灯泡。

从屋子上方突然直射下来的灯光,刺痛了王小鹏眯着的仍旧是十分困倦的眼睛,他不由地嘟囔着:“嗯……嗯……干嘛呐。”

伴着昏昏沉沉的鼻音,小鹏无意识地拉起薄薄的结成硬块的棉被快速地蒙住了脑袋。为了抵御夜晚的寒冷,他甚至把臭袜子也覆盖在了被子上,而那些棉衣棉裤,因为被子的移动全部滑落到床边的水泥地上。

王小鹏由于前半夜一直未眠,可刚刚合眼就被父亲的叫声弄醒了,迷蒙状态下的他感觉很不舒服。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就在这时,一阵沉闷的呜呜声从屋子的天棚上直落下来,王小鹏被惊吓得浑身一阵哆嗦,顿时欠身坐起。

这一定是楼上萧蓝的爸爸在撒尿,那尿冲在痰盂罐底部发出闷雷似的震荡声,透过薄薄的木地板从楼上传到楼下。

萧蓝的爸爸长得像《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五大三粗,身胚魁梧得像座铁塔,所以他撒尿发出的声音也如此的声势浩荡。

时间久了,王小鹏居然可以根据楼板透过来的撒尿声,完全能够猜出楼上是谁在那里撒尿。

“呜呜,呜呜呜……”轰在痰盂罐底部的重量级尿声,那自然是萧蓝的爸爸。

“哐哐,哐哐哐……”像似机关枪的子弹猛烈地扫射在痰盂罐内壁的撒尿声,应该是萧蓝的妈妈。

“扑扑,扑扑扑……”把尿砸在痰盂罐盆边的破锣声,毫无疑问是萧蓝的哥哥萧玉。

这浑蛋小子把那臊尿常常砸在盆外,洒在地板上,透过简陋的木地板的裂缝滴滴答答地滴到楼下,恶心得让人昏厥。上下两家经常为这事闹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居委会来调解过几次,可都没用!请了派出所来处理,但够不上犯法,也就不了了之了。

泰丰染织厂的工会主席戴炳南闻讯赶来,张开他那被劣质纸烟熏得焦黄的大嘴,含糊不清地嘟囔着说:“住得不耐烦了是不是?再吵,都给我搬出去!”

被他这么一吓唬,大家也就不敢再吭声了!

泰丰新村这房子是泰丰染织厂在公私合营后厂工会自筹资金自建起来的公房。新村里近百户居民都是泰丰染织厂的职工,既是工友又是邻居。这木地板漏水的质量问题早就存在,但从没解决!

“哩哩,哩哩哩……”那洒在痰盂罐里的尿声,一定就是萧蓝的了。她好像不是在撒尿,却似像给花朵儿浇水似的。

王小鹏与萧蓝不但是上下楼邻居,还是同班同学。

萧蓝的个头并不像她父亲鲁智深那般高大威猛,那苗条的身材像懦弱不禁风的杨柳树似的,微风吹来就会随风摇摆。她那白色丰润的脸蛋上,一副黑色的有着细细边框的近视眼镜恰到好处地骑在她尖尖的鼻梁上,显示出一副令人疼惹人爱的模样。萧蓝从小就聪明伶俐,活泼爱笑,她喜欢和男孩子一起唱歌跳舞,嗓音低沉、浑厚而又圆润。

萧蓝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她和小鹏说话的时候手总是搭在他肩上,边说边笑个不停,常常弄得小鹏满面羞红,局促不安,可她倒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王小鹏有点怕她,又有点喜欢她,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每当他看到萧蓝

那张丰腴的笑脸，就立刻会想到她那给花浇水似的撒尿声。

“啪嗒”一声。

一块铁板子似的手掌拍在小鹏瘦瘦的很少有肉的屁股上，那是一只操纵煤铲的蛮手。

“怎么？还不给我起来？”父亲用懒懒的不容反驳的口吻命令道。

“哦，哦。”小鹏黏黏糊糊地拖着长音嘟囔着。

“哦什么哦？快起来！”

父亲喊叫的分贝明显提高了两个音节，喉中已经没有颤音，词语清晰、态度明确、接下来肯定不妙。朦胧中的潜意识让小鹏一骨碌地翻身坐起，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他父亲的脸色。

周围的一切令他厌恶，令他憎恨。默默无语的王小鹏，使劲地在床上捶了一拳：哼！要是我长大了，就不会让你把我当作这家里的软柿子捏！

父亲咧着嘴在那里讪讪地叽里咕噜着。

王小鹏虽然瞅见他的嘴在一张一合，但却根本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不过他此时此刻并不想知道他父亲说的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哥哥大鹏躺在床的内侧，在如此这般大的动静下只是翻了个身，嘴里发出梦呓似的“哎哎”声，“噌、噌”地蹬了两下腿，继续做他的黄粱美梦。

父亲转身到灶间去了，睡眼蒙眬的他压低了嗓音叽里咕噜地对着母亲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灶间里，煤饼炉的炉膛火光忽隐忽闪，通红的火舌不断地摇晃着，经过风力的作用后交融成淡蓝淡蓝的长长的螺旋圈，光亮带着热气裹着沼泽地般的潮湿气体闪进了内室。

几分钟后，传过来一阵咕嘟咕嘟舀水的声音，母亲已经开始在厨房间做早饭了。

父亲对于俩孩子如此不同的态度，令小鹏感到十分的委屈。哥哥是老大，母亲在怀二胎时父亲想盼个闺女，结果降临到这个家庭的还是小鹏这男孩。

在王小鹏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抱过他——他也从来未曾有过在父亲面前撒娇取宠的习惯。

父亲有时甚至理都不理小鹏这个多余的人！

母亲在生第三胎时，上帝终于给这个家庭送来了一个闺女，父亲自然

“宝啊贝啊”地把她含在嘴里，疼在心里。

所以，王小鹏在这个家庭里成了“阿多头”。

他的父母开心时叫他“阿多头”，愤怒时叫他“小赤佬”。

因此，王小鹏从小就懂得，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必须靠自己，没有什么救世主可供他依靠。

父母每天从清晨开始就七七八八地忙到深夜，为养活他们这三个孩子，呕心沥血，忍气吞声地操碎了心。父亲除了上夜班时为了白天能睡个好觉而喝点小酒之外，便没有任何其他的嗜好和不良习惯，他一心为家，别无奢望。

王小鹏虽然年幼却也懂得不应该再对父母有任何过分的要求和过分的期望。每当想到自己不公的待遇，他也只是噙着泪水默默地忍住，一声不吭。

没有人看见他的泪水，更没有人愿意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或期待些什么。

对子女的偏心大概也是很多父母的常态吧？

“吃饭了。啊？大鹏怎么还没起来呢？”

母亲两手端着热气腾腾的粥锅子，边说边从灶间走进内室，她瞧见大鹏还蜷缩在床上，脸上不由地显出些生气的表情。

“哎！”

小鹏低声回应道，同时用充满妒忌的目光向老大乜了一眼。随后扭过头来瞅了瞅蹲在灶间门口，蓬松着头发闷声不响的父亲，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摆弄着两只破篮子。

款式陈旧的折叠餐桌，上面摆着三双竹筷子，几只像出土文物似的粗瓷大碗相互叠着搁在桌子中间。

屋子里静悄悄的。

母亲拿着勺子，在桌边搅动着那锅散发着热气，像糨糊般稀薄的小米粥。她才三十出头，就好似上了点年纪，那缺少营养的脸上略显苍白，淡色的眼睛毫无生气。

她慢慢地翻搅着稀粥，眼光却向站在旁边的小鹏扫去，微笑着问：

“饿了吧？”

“是的，昨天晚上就开始饿了！”王小鹏老实地回答。

“呵——不会吧？这个阿多头，哪有你说得那么夸张。”母亲听了小鹏如此之说，笑了。

屋里只听见那勺子和铝锅不时地碰撞后发出的“嚓嚓”声音。桌面上雾气腾腾，王小鹏看不清母亲脸上的表情。他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地想对母亲说些什么，或许是感谢之类的话。

最终，王小鹏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无言地赶紧凑上前去帮着母亲在桌子上张罗起碗筷。

母亲认真地上下搅动着稀粥，谁也就甭想再捞取沉淀在锅底的那些黏糊糊的米粒！就是如此这般的小米粥糊，大家也是限量吃的，每人一碗，只有父亲可以吃两碗。

王小鹏的父亲在厂里是司炉工，整天干的是重体力活，每月定量供应的三十八斤粮食是全厂最高的。而这些正在成长期的孩子们，每月定量供应十斤不到，根本填不饱他们的肚子。为此，三个孩子经常争夺那只空了的粥锅子，因为空粥锅子的内膛壁还粘着薄薄的粥浆，沾着好多颗米粒，用手指把它慢慢地刮下来可以充饥。

母亲为这事常常是束手无策！她不得不心事重重地对父亲说：“我的天呐，你看看，这些孩子饥不择食，饿成这样！我可拿他们怎么办呢？”

于是，父亲挺直了身子，对着三个孩子，反复地搓着两手，用不容反驳的口气喝道：

“喂，都给我听着，那只空粥锅子每人每次享用一周，依次轮回。附带条件是，享用期间，他必须洗碗和扫地。”

父亲竟然敢说出“享用”二字？

小鹏便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他像父亲那样站直了身子，撮着手，说：“爸，可不可以放弃享用。”

父亲那瓮声瓮气的声音立刻变了调，从他张开的嘴巴里突然迸出尖锐、可怕地叫喊：“小赤佬，你说——什么？”

立刻，王小鹏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下去，只能“嗯嗯”地表示无条件服从。小鹏坐在方凳上左顾右盼，“慈慈”地唾沫从牙缝里喷出来。

父亲宣布的新政实施后不到一个月就变味了，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饭后大家都散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父亲坐在位于屋内墙角的马桶上，用手指粘着唾沫，翻着那本他已经看烂了的连环画。那条遮羞的布帘没有拉上，是为了不挡住那昏昏欲睡的灯光。

母亲帮着小鹏一起清理饭后的桌子，父亲新政里的附加条件在具体实

施中已经名存实亡。

幺妹最小，又是父亲含在嘴里疼在心里的。

那天晚饭前，父亲一边逗着幺妹，一边用眼角斜视着小鹏他哥俩，用玩笑似的口吻调侃道：“幺妹么，她是咱家的老幺，最小！太小了！所以嘛，附加条件嘛，我看哦，算了。享用政策么，”他大手一挥，爽快地说，“不变！”

小鹏听了这话，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哥哥大鹏经常说他自己头晕目眩而不愿执行附加条件。每当轮到他享用完粥锅时，便开始坐着发愣。不一会，他便显出无比痛苦的表情，身子开始慢慢地扭曲，显然，他又发病了。

大家把握不准他发病的症状，更没有什么医疗仪器来对他进行测试，只能由着他自己描述。所以，他得到的照顾是不用洗碗和扫地。

王小鹏十分蔑视老大玩的这套伎俩！他把戏演得滴水不漏，控制得恰到好处，真的是太逼真、太牛屎了。

父亲对大鹏的这种卑劣的伎俩视而不见，母亲则懒得与他计较。由此，这享用空粥锅后的附带条件基本上只有王小鹏一个人能够胜任了，母亲只是空闲时给他帮衬一下。

这天饭后，母亲面对小鹏，朝桌子边上的空粥锅子努了努嘴说：“这，归你了。”随后，她转身去了灶间。

“嗯，嗯！”昏暗的灯光下，父亲正坐在马桶上屏气。

王小鹏两眼透出委屈的目光，双手慢慢地端起那空粥锅子，扭身弯腰，轻轻挪到父亲面前，压低嗓音，吞吞吐吐地说：“爸，我，我想让你，也，也，”

父亲正弯腰低头弓坐在马桶上专注地看着那本纸张泛黄，边角卷起，既没封首也没尾页的连环画。他猛地抬起头，狠狠地问：

“什么——啊？”

“享用！享用！”王小鹏趁父亲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扔下锅子，拔腿就逃。

父亲的脸涨得通红，猛地蹿起，一把拽住小鹏的裤衩，另一只手急忙去拉他那条突然下滑的裤子：

“娘希匹！依格娘希匹，小棺材！”

愤怒地吼声像爆雷，一连串地轰鸣向四面八方炸开！

父亲在最猴急，最难堪的时候，往往把他的宁波乡语和上海方言稀里哗啦地混在一起恶狠狠地咒骂。

“梆梆梆!”

他一手揪住小鹏的裤头,一手拽着那空粥锅子的把柄,高高举起,狠狠落下,砸在小鹏的屁股上。粘在锅里的稀薄粥浆被震得刹那间反弹出来,像散雾弹似的射向他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他急忙腾出双手在脸上往下一掠,顿时,满脸白乎乎的粥浆粘成一片,两眼模模糊糊的,什么东西也看不清了。

王小鹏的父亲胸膛被气得一起一伏的。

那天晚上,小鹏被母亲拧着两只耳朵狠狠地剋了一顿,愁眉苦脸的他面对着墙壁一声不吭,可他的心里却深深地反思自己这种行为是否有点太过分了?

但不管怎么说,打这以后,他的心情舒坦了许多!虽然父亲好长时间对他不理不睬,但也不再过分地把她当作家里的软柿子来捏。

王小鹏不允许别人欺负他,他要的是绝对的公平!即便是为了点小事稍受点侮辱,他也不能原谅,他会忘不了,会埋在心底伺机反击。

“吃吧,快趁热吃。”

母亲的话打断了王小鹏的沉思。

她边说边往那三大碗粥里撒了点精细的白盐,又用调羹剋了块熬熟了的冻猪油在每只碗里搅动几下,顿时热气裹着喷香的猪油味从粥碗里飘了起来。俩兄弟赶紧趴在桌面上,眉头紧锁,鼻孔翘起,摇头晃脑的闭着眼睛,拌和着鼻涕在鼻腔内滚动的“咕啫啫,咕啫啫”声音,使着劲儿地吸取飘起来的热气。

“好香哎。”

“真香呐”

兄弟俩同时表达一致的想法和意见,真是难得。

“啪!”父亲拍了一下大手掌,说:“赶快吃,时间不早了。”

“不要催!小心烫嘴。”母亲赶紧插话,她难得对父亲的意见表示不同的看法。

那锅稀粥,在铁桶似的煤饼炉上煲了整整一个晚上,到现在还滚烫滚烫的!

小鹏家里的这只煤饼炉子是他父亲亲手做的!这让整个泰丰新村的居民们惊羡不已。

那煤饼炉子的形状又高又大,像大饼摊上用来烘大饼的炉子,摆在小鹏家的灶间里占去了小半个地方。它外形虽然粗壮,可那炉膛直径却很瘦小。

上小下大,平均尺寸连十公分都不到。那煤渣隔栅和炉膛吸风竟然可以手动调节,并由此来调控火源大小,既方便又灵活。完全开启时,蓝色火苗呼呼生风,热效奇特,人见人爱,常常惹得那些邻居们不断地“啧啧”称奇!

王小鹏的父亲是泰丰染织厂锅炉房的总管,整套司炉技术都十分精湛。家里的这个煤饼炉就是他父亲参照大型锅炉的热能原理自己动手研发制作的。其制作技术可是大有学问的。

邻居们看了纷纷模仿,但他们做出来的炉子就是中看不中用,那炉火不但不听话,而且那炉膛也不保温,根本不好使。因此,这些仿制者经常上门来向小鹏的父亲讨教经验。每当这时,他的父亲总是舒心、开朗地大笑,对所有上门来的请教者都给予十分热情的接待。

首先,他先给他们来一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说这话,意谓要掌握他的那套知识,唯有像他那样勤奋地刻苦学习。

然后他才开始认真地用清晰的语言来描述应该如何制作。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述,强调其中的关键部位。

他拿腔拿调地夸夸其谈那些专业书本上关于热能、火力、风力的理论知识如何在煤饼炉的制作过程中加以应用和发挥。并在论述中不断地穿插着一系列的专业词语和复杂的技术参数,有时竟然还会加上点化学符号什么的。

上门取经的人一本正经地听着。

王小鹏的父亲在论述中谈到关于热能的设计原理时,他们的眼珠子慢慢暴起,一愣一愣的!

他们根本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理论对于他们未免也太深奥了!

果然,回去以后,他们弄过来弄过去,怎么也弄不出来!

王小鹏心里暗暗好笑——这些傻帽!

他也开始佩服他父亲了!他十分清楚,这些人再怎么折腾——也不管用!傻帽们绝对弄不出来!

因为其中关键的一点,他父亲不讲,也不敢讲。

制作煤饼炉子的所有内材,都是工业用料,市场上没得买,是父亲从厂里偷偷弄回家的。别人没有这些内材,当然做不出来。

这个炉子是父亲的得意之作,但除了这个炉子,他父亲便再也没有其他可以炫耀的资产了。

他的家很简陋,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五块搁在长条凳上的铺板,靠南窗下放着,算是小鹏兄弟俩的床。西墙搁着桌子般大小的板柜,是这个家庭的

保险箱。西北墙角放只马桶，马桶前拉着遮羞布帘。北墙边的棕绷大床，是小鹏父亲的外甥在宁波老家做好后送来孝敬他的，由幺妹和父母三人共眠。那只表面用棕色牛皮纸糊着的板箱就塞在那床底下。床的旁边是走道，放着一张两边可折叠的饭桌，不用时折下靠墙，让出通道走人。此外，除了几只坐上去摇晃的方凳外，再没其他家具了。

这些固定资产，都是小鹏父亲从木器旧货店逐渐淘来的二至三手货，滥到基本上可以当柴火使用。

“呼噜……呼噜，嚯……”

一阵风起云涌的喝粥声掠过之后，碗里的稀粥瞬间就没了。

王小鹏伸出长长的舌头使劲地舔着那文物似的大碗，大鹏则踮脚探头用眼光扫向桌子上的那个粥锅子……

母亲忍不住了，把她的那份早餐也匀给了兄弟俩。

“出发！”王小鹏的父亲把嘴一抹，大手往上一挥，发出命令！那腔调活像个大将军指挥着千军万马！

“咔，咔咔……”大门被冰块掐住了，发出的声音像机关枪被子弹壳卡住了似的。

“啪”父亲用劲猛地一拉，刺骨的寒风裹着雪花顿时从门外迅速地蹿了进来。

“噉！好大的雪！”大家异口同声的惊叹。

小鹏父亲把门往外轻轻地一推，那门立刻很不情愿地“吱吱……”叫了起来，像是毫不掩饰地在抗议：不能把它挡在冰天雪地里！

屋子外，晨幕苍穹下的泰丰新村，大雪涂白了所有的道路，河里结了厚厚的冰层。屋顶上，树冠上，村边的农田里，一片白茫茫，像被厚厚的白绒毯子盖住了似的。

一阵阵的寒风，夹杂着鹅毛似的大雪“呼呼……”地嘶叫着，让人毛骨悚然。

第二章 逃到上海

王小鹏的父亲王伟康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城西约二十公里处的望春乡卖命桥街。

卖命桥街是一个乡间的集市地区，街道的东面有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望春河。

这条大河由西往东流淌着清澈见底的河水，在经过卖命桥街的那段河道上有一座明朝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的石桥。

解放前，经常有一些被生活压迫得走投无路的贫困乡民在这座拱形的三孔石桥上卖儿卖女。每当饥荒岁月，人群更是熙熙攘攘，这座古石桥上简直就像买卖人口的“卖命桥”。

久而久之，桥边那条六百多米长的古老街道，自然而然地被当地人称之为——卖命桥街。

卖命桥街是前清年间遗留下来的老街，具有几百年的沧桑历史。它的走向由东往西，在一大片民居宅子群落中穿越而过。

这街的两头各自连接着一条车道，东面的车道可以直达宁波市的西城区。西面的车道则在平坦宽阔，一览无余的田野中蜿蜒曲折地通向远处朦胧苍凉的四明山。

这条原本闭塞偏僻的小小卖命桥街，靠着这条河和这条车道变得交通便利了，市场与村落也逐渐繁荣和热闹起来。

卖命桥街，美其名曰称之为街，其实也不过是条五米多宽，用碎石铺就的土路。路的两边是七十公分宽的人行道，人行道上铺着十公分厚的花岗岩石板，石板下面因为没有什么路基，所以天长日久被踩踏得扭七歪八。那些凸起的花岗岩石板棱棱角角都已经被